

手腕

陈峰◎著

继《人事经理》之后
陈峰潜心四年再献力作

兄弟不是拿来出卖的
朋友不是拿来利用的
女人不是拿来发狠的

 中国和平出版社

手腕

陈峰◎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手腕 / 陈峰著. -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137-0212-6

I. ①手…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0110 号

《手腕》

陈峰 著

出版人:肖 斌

选题策划:张京涛 陈 蔚 何巧云

责任编辑:张京涛

装帧设计:柏拉图

责任印务:宋小仓 曲利华

出版发行:中国和平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甲 13 号院 7 号楼 10 层(100088)

发 行 部:(010)82093738 82093735(传真)

网 址:www.hpbook.com

E-mail:hpbook@hpbook.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15.75

字 数:250 千

印 数:1—15000 册

版 次:2011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ISBN 978-7-5137-0212-6

定 价:26.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开篇	(001)
1. 机会,不要等待要创造	(005)
2. 缘分,因缘起也会因缘灭	(015)
3. 困难,你弱它就强	(020)
4. 交情,交上以后才有情	(026)
5. 意外,天上掉下来的不一定是馅饼	(033)
6. 运气,可遇而不可求	(042)
7. 诱惑,来源于内心的欲望	(050)
8. 圈子,一个人身边的位置只有那么多	(057)
9. 对弈,输赢掌握在权力者的手中	(068)
10. 暗算,醉翁之意不在酒	(074)
11. 情感,挣扎于钱权之间	(087)
12. 利益,不应成为情感的枷锁	(098)
13. 人情,送出容易收回难	(107)
14. 压力,人都是逼出来的	(122)
15. 冤家,心结易结不易解	(128)
16. 底线,莫要轻易触碰	(140)
17. 变数,是挑战也是机会	(154)
18. 赌局,没有绝对的赢家	(169)
19. 坦白,告别沉默的伤害	(181)
20. 名声,是长久的也是短暂的	(195)
21. 秘密,只有守得住才能得到更多	(209)
22. 真相,永远不可能因逃避而掩盖	(220)
23. 报复,在心痛中品尝快感的滋味	(231)
尾声	(244)

开 篇

“炸。”丁文将四张老 K 甩出去，紧接着就是一个顺子扔下，拍拍手说，“没了。”

“一个炸，一个王，三个二，牌总这么好，丁叔，你今天是走地主运啊！”章骏从桌上烟盒压着的钞票中抽了一张百元大钞递过去，叹着气说。

魏日东苦笑着把牌往桌上一扔，不断摇头道：“我刚才好不容易赢了一点，没两下就被丁叔清空了，这钱哪，装进腰包时像滴水，等得心慌，掏出口袋时却像流水，哗的一下就没了。”

看着自己赢来的一叠人民币，丁文嘿嘿一笑，说：“你们是尊老，给我这老头子留几分面子，才让我做地主。腰酸得很，不打了，走，去南方洗浴中心松松筋骨，我请客。”

丁文平时喜欢玩牌，尤其是斗地主，章骏投其所好，一有空就找人陪他打牌。魏日东是政府官员、市长秘书，谈吐得体，丁文不敢小看，觉得他够档次，也喜欢和他玩。打这种应酬牌，就是既让丁文过瘾，又让他赢点小钱，根本做不得真，而对友情陪玩的魏日东，章骏自然不能真赢他，总得顺便输上一些。对此魏日东洞若观火，揶揄章骏这老板当得够辛苦，斗地主都要付辛苦费，就是对员工没这么慷慨。

收拾好东西，章骏吩咐茶楼的服务员埋单，魏日东开着政府办的皇冠先走，丁文则上了章骏的捷达，坐在副驾驶位上，用手指敲敲仪表台，颇有所感地说：“小章，你生意也做三年了，还没打算鸟枪换炮，把车换换？”

“丁叔你知道，我这生意就是凑合着做，哪有余粮来奢侈。”章骏拍拍车子，“这家伙是不太上档次，但的确皮实，耐得住折腾。”

“这车开出去就像的士，再怎么说你也是公司老总，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形象也是公司实力的展现。”丁文缓缓地说，语气落寞，“我今天约你，不只是

开
篇

手 打打牌,找找乐子。公司的人事有变化,我年纪到了,要调到总经理办公室当
腕 顾问。”

章骏眼角一跳,握在方向盘上的手不自觉地抖了抖。三年前,他从政府办公厅辞职出来,一头扎进商海中,创立了腾驹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主打电脑硬件和财务软件销售。丁文是父亲的老战友,生死之交,更是西港市大型国企日鑫集团信息中心的经理。经过父亲的一番牵线搭桥,日鑫集团自然成为章骏的大客户,每年财务软件升级和电脑硬件维护是腾驹公司最大的利润点,一旦这一业务出现什么变化,那对腾驹的影响不言而喻。

从油水丰厚的信息中心经理升为总经理办公室顾问,虽然丁文的职级升了,可涨的那点工资还不够以前灰色收入的一个零头,这种安排清楚不过地表明他的职业生涯已进入暮年,可以开始养老大计了。难怪章骏觉得丁文今天的状态不太好,虽然打牌赢了,但还是给人强颜欢笑的感觉。顿了顿,章骏试探着说:“丁叔,那您高升了,总得安排人接替吧,是老王吗?”

老王是信息中心副经理王木森。虽然有丁文罩着,但章骏知道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道理,对信息中心上上下下的打点极为周到,和每个人都称兄道弟,关系硬得很,和王木森的关系自然差不到哪儿去。纵然丁文被调走,但只要是从内部提拔,无论是谁,章骏都有信心变不了天。

只是丁文的回答却让他大失所望:“不是,说是从外面招的,其实是常飞熊的侄子,叫常坤,过两天来报到后就和我交接。”

常坤,章骏刚把这名字牢牢地记在心里,就听丁文接着说:“你放心,我会把他介绍给你,以你打下的基础,不是他说换就能换的,尤其是软件,拉好关系后,对你的影响不会大。”

“谢谢丁叔。”章骏也清楚,虽然不是说换就换,但新官上任三把火,尤其是对上一任的关系,大多看不顺眼。如果人家不想和你合作,手段多得是。万一拿不下常坤,后面有大把够自己头疼的事情,终究是极不确定的因素。想归想,但他脸上却没表现出半点焦虑,稳稳地将车停在南方洗浴中心楼下。

魏日东五分钟前就到了。碰上周末,这里的生意更加火爆,连包间都没了,他们洗完澡只能在休息室等着,喝茶唠嗑,二十分钟后才空出一个包间来,自然是丁文先进去。章骏松了口气,掏出五叶神来,递了一根给魏日东,埋怨说:“丁叔真麻烦,不抽烟,还闻不得烟味,每次和他在一起,我忍得那叫一个苦。”

魏日东一挥手，道：“不好意思，我戒了。”

“你戒了？”章骏大吃一惊，难以置信地看着魏日东被熏得有些泛黄的牙齿，“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他妈忽悠谁呢！”

“我没忽悠谁，实诚得很。”魏日东笑咪咪地说，“最近政府各部门在推行健康运动，市领导带头戒烟，霍市长也在戒，你说我还能抽吗？”

章骏恍然大悟，紧接着连连摇头，不以为然地说：“我说呢，不过你能戒得了吗？你们哪次活动不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不了了之！”

“那是另外一回事，总之霍市长一天不开戒，我就得忍一天。”魏日东摇头晃脑，大义凛然地说，“你也别抽了，我这两天辛苦得很，少来诱惑我。”

西港大学是全国响当当的高等学府，声名赫赫，尤其盛产官场精英，部长级人物就出了十几个，还有走上国家领导人高位的。在前辈成功模范的影响下，西港大学很多学生一毕业就削尖脑袋奔向报考公务员的独木桥，从政风气浓厚。章骏本来也是这大军中的一员，可惜半路退出了。而魏日东则是沉下心来，一心一意磨砺于政坛，从政府办公厅的小文员干起，办事任劳任怨、毫不计较，做人八面玲珑、长袖善舞，口碑越来越好，一年前被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霍瑞生相中，成为他的专职秘书。

官场上的人都清楚，职位高低不重要，因为那是虚的，手上权力的含金量才是关键。尤其是领导身边的人，头衔不大，但能量却大得很，不但是领导获取消息的重要渠道，而且只要获得赏识，随时都可能一鸣惊人。不过魏日东却十分低调谦和，脸上总挂着招牌式的微笑，从没显露出半点领导身边红人的趾高气扬来，博得一片赞誉，都说小魏有涵养，有气度，前途不可限量。不过凭着四年舍友加死党的情分，章骏总笑他是乖乖收起尾巴，早晚得憋疯。魏日东则摇头微笑，淡然处之，顶多来一句：出头鸟总是死得早，所以你混不了。

这话倒是事实，每个人该走什么样的路，冥冥之中早已注定。如章骏就像一匹静不下来的野马，喜欢充满刺激和挑战的生活，让他待在一张报纸、几杯清茶、无数闲话、轻松度日的“深宫大院”，简直就是要了他的命。而魏日东则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如鱼得水，左右逢源。

自顾自地点上烟，章骏故意喷出一大口烟雾，一副非常满足的表情。魏日东皱着眉头，不停地挥手将烟雾扫开。过了一会儿，章骏才说：“老丁要调上去养老了，今天是来知会我的。”

“哦，大鱼要脱钩，那你以后怎么办？”

手 “不怎么办,地球照转,不管是张三李四还是王二麻子,只有两个字,拿
腕 下!”章骏的声音不高,但语气非常坚决,“你上次说申达公司要上软件的事,
定了没?”

“霍市长同意,财政也批了。”魏日东伸出两根手指,比画出一个数字,“明
早我和周总说一声,下午你过去找他。”

“好,有你这话,我今晚这烟就不抽了。”章骏用力将烟头拧熄,看看墙上
的时钟,皱着眉头咒骂,“怎么搞的,半个小时了还没房。”

魏日东倒是不急,慢悠悠地说:“小六上星期辞职了。”

“他也辞了?”章骏颇感惊讶,“为什么?”

“文人,清高呗,看不惯世俗大染缸,干脆回家了,两耳不闻天下事,落个
清静。”魏日东嘴角浮出的笑容有点奇怪,包含着几分嘲讽,却又有几分羡慕,
章骏略一玩味,便知其中的意思,也嘿嘿附和着干笑两声。

1. 机会，不要等待要创造

转了两圈，好不容易才在申达大厦楼下找到停车位，章骏和刘小南按魏日东给的地址，直接上八楼。申达规模不算大，原以玩具的出口代理为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很是风光过一阵，后来随着国家改革力度的不断加大，进出口权渐渐放开，日子便成了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幸亏他们是老国企，怎么折腾都有政府撑着，主营业务虽然日暮西山，但在市中心建有一座八层高的申达大厦，公司占据半层用来办公，其他楼层全都出租，虽然装修陈旧，但位置一流，倒也不乏租客，过着包租公的生活，发展是没什么希望，能自给自足地养活几十位老员工，不给政府添麻烦已经是阿弥陀佛了。

前不久政府发下一纸公文，要求各企业推行会计电算化，以完善会计管理，提高工作效率。申达公司一直都是手工记账，一是往来账务不多，工作量不大，二是财务部员工平均年龄都在四十五岁以上，基本不知道什么叫财务软件，所以对这块没什么需求。但政府有令，堂堂国企自然要亦步亦趋，而且谁都知道，一有采购就意味着油水哗哗流。报告一层层打上去，没过多久就争取到了财政拨款补贴，总算把项目立起来了。

申达的总经理姓周，身材不高，但满头银丝，还带着一副老式黑框眼镜，一副老书生的模样，根本看不出总经理的气派。办公室虽然面积不小，但装修简单，一应物品皆显老旧，一看就知道公司的日子绝不滋润。由于魏日东已打过招呼，他对章骏两人很客气，装模作样地翻了翻资料，说：“信息化是潮流，欢迎两位前来帮助公司提升财务管理能力。不过在电脑方面我是外行，就不领导内行了，这个项目由财务部的钱经理来和两位谈。”

章骏早就注意到周总办公桌上根本没放电脑，便估摸着周总对计算机应该是一窍不通，看来他并不是与时俱进的人，性格方面也应属于古板守旧一类。等他给钱经理打完电话，章骏向刘小南使了个眼色，刘小南便从随身的包

手里拿出一个包装精致小巧、印有腾驹商标的音乐播放器，放在桌上，“周总，这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小纪念品，不成敬意。”

周总一摆手说：“这哪使得？你们太客气了。”

“就是一点心意，还请周总有时间到我们公司参观指导。”章骏笑着把话题带了过去。一个胖胖的男人推门进来，周总不好再推辞，便说：“这位是我们公司财务部的钱经理，这两位是腾驹公司的章总和刘经理。老钱，软件以后是你要用的，就由你谈吧。”

钱经理带着两人来到会议室，翻阅着宣传资料，皮笑肉不笑地说：“腾驹财务软件我听说过，功能确实很强，只是我们公司的财务工作很简单，有点杀鸡用牛刀。”

刘小南赶紧说：“我们的软件是由应用模块组成，可以按需定制。而且政府对国企改革的扶持力度很大，申込以后肯定会有大发展，财务方面领先一步，也能提前满足企业未来的需求。”

钱经理不置可否，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说：“那你们把资料先放这，明天我和部门的同事开个会，听听大家的意见，然后我们再联系。”

第一次见面，本来就是试试深浅，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章骏和刘小南连声称好，和钱经理交换了名片，又依样画葫芦地送上一台音乐播放器，钱经理扫了一眼，淡淡地点点头，简单地说了声谢谢，就送两人下楼。

回到捷达车上，刘小南松松领带，脱口而出：“什么破公司，坐那么久，连杯水都没有。”

“这公司从上到下都没有活力，盘不活，饿不死，大家就是混着，谁还会去注意商务礼仪的细节？”章骏边发动车子边说，“魏日东给我们的资料没错，周总快退了，没把心思放在这，钱经理是关键人物，你先全力攻他，挖他的需求，最后再攻周总那一关。”

“行，钱经理不是说明天部门开会讨论么，我明晚就约他吃饭，探探口风。”刘小南是章骏从小玩到大的伙伴，个性豪爽，两人的感情比兄弟还好上几分，原先在一家知名日化企业当区域销售经理，腾驹公司成立后，章骏极需要人手帮忙，他什么条件都没谈，毫不犹豫地加盟腾驹，领衔销售部，是章骏最信得过的得力干将。

“对了，老大，郑海最近不大对劲，我估计他可能有想法。”看着路口红灯亮起，刘小南把车停下，面带疑惑地说。

章骏心头一跳，脸上若无其事地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勉强不来。我去附近办点事，你把车开走，咱们待会儿再联系。”

走进两百米外的住宅小区，章骏沿着斑驳的楼梯上到五楼，按下门铃，连续响了几下，却无人应答。他皱皱眉，刚掏出手机，却听木门嘎的一声打开，蓬乱如杂草堆的头发下是一张毫无血色的面孔，眼睛却是通红的，要是晚上见到，还以为是哪儿蹦出的孤魂野鬼，吓人得很。

“你小子还真在。”章骏并不意外。小六一言不发，开了门让章骏进来。刚走进屋里，章骏只觉得眼前一暗，紧接着一股说不出是什么的怪味冲鼻而入，呛得他急忙捂住鼻子。厚厚的窗帘挡住了所有的光线，屋里昏暗得就像终南山下的活死人墓，只有电脑的屏幕保护程序发出幽幽的冷光。

章骏赶紧将窗帘拉开，再推开窗户，让夕阳的余晖和温暖的春风洗涤一下这间屋子。他这才大松一口气，回过头打量客厅，书籍报纸、饮料零食，还有方便面及饭盒，混杂着散落一地，活生生一个垃圾堆，连个坐的地方都难找。章骏忍不住喃喃地说：“我得写个‘服’字，猪圈都比你这儿干净得多。”

小六像是没听到，自顾自地到卫生间漱口，用冷水洗把脸，精神振作了些，慢腾腾地走出来，声音很轻，显得中气不足，“怎么来我这猪圈了？”

章骏将书从被岁月摧残得看不出颜色的沙发上拿开，空出个位置来，一屁股坐下，说：“听说你辞了？”

“就你能辞，我不能吗？”小六面无表情，随手从桌上拿起一包方便面，撕开包装就大口大口地啃起来。虽然他不说原因，但章骏也能估摸出七八成。

小六的大名叫刘勋，和章骏、魏日东、洪金德是大学舍友，关系铁得很。他主修文学，是系里出名的“一支笔”，从不在文章中堆砌华丽的辞藻，而是平凡中见真章，遣词造句看似信手拈来，却又恰到好处，增一字过多，减一字过少，让人拍案叫绝。他人又长得文静瘦弱，绝对符合手无缚鸡之力的传统书生形象，不少怀春少女为之倾倒，粉丝之多，把章骏他们三个人妒忌得双眼冒火，只恨不能越俎代庖。偏偏他眼高于顶，视千娇百媚的女生如粪土，四年中硬是一段恋爱都没谈过，直让人怀疑他的性取向。

毕业后，凭着过硬的文字功底，小六考进西港报社，成为“无冕之王”。当时他踌躇满志，一心要当好人民的喉舌，凭手中秃笔，将最真实的社会情况曝光于天下，让黑暗和阴影无处藏身。只是，在滚滚的社会浪潮中，一些媒体早

手腕 就不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监督利器，盘根错节的利益勾结很快就把他撞得头破血流，而敢于直面现实的选材和文字，更让他成为同事眼中的异类。不到三个月，他就被从要闻版调到了体育版，半年后又被调到娱乐版。盯着明星们鸡毛蒜皮的小事，在绯闻和炒作中周旋，差点没把以忧国忧民为己任的刘大记者郁闷死。几经争取，并通过魏日东出面，他又调到报社旗下的《西港生活》月刊，终于脱离了狗仔队的生活。谁曾想位子还没坐热，这小子干脆拍拍屁股一走了之。看来就算换了地，这小子还是没学会，或者说不屑于混迹在俗世浊流中。

“你有什么打算？”章骏掏出五叶神，递了过去。小六接过烟，冷笑着说：“当自由撰稿人，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我不信自己还能饿死！”

章骏刚抽两口烟，手机就响了，是海哥的电话：“德昌的合同刚签好，他们答应试用软件，待会儿去聚贤庄吃饭，你一起来。”

章骏看看小六，眼珠一转，将他手里的方便面抢过来说：“别整天吃这些垃圾食品，走，晚上去吃大餐。”

“又是你那些生意朋友吧，我不去。”小六懒洋洋地说。

“靠，不用你应酬，带张嘴去吃就行了，海哥你又不是不认识。”章骏用力将他拉起来，“再不改善伙食，我看你饿死前就先病死了。”

车子让刘小南开走，章骏和小六拦了辆的士，先到沃尔玛超市买了两瓶水井坊，这才直奔聚贤庄。

洪海四十岁出头，是西港市第一批做电脑生意的人，在业内算是老行尊，大家都尊称他海哥。当旁人还在观望时，有胆量率先吃螃蟹的人，赚钱的机会肯定多，尤其是在那个国人怀着敬畏的心理把电脑当成天外来客的时代，一台组装机的零售价动辄上万元，懂行的消费者又没几个，只能被经销商忽悠着买，想怎么宰就怎么宰，绝对的暴利。作为黄金时代的弄潮人，海哥很早就掘到了第一桶金。他的人面广，渠道多，在几个电脑城内的铺面虽不起眼，但走货量却不少，还是几个国际、国内知名电脑品牌在西港市的一级代理商。

章骏在大学读书期间，有几个寒暑假都在他的商铺里打工，学到不少做生意的花招和技巧。而他的努力和用心，也颇得海哥赏识。当章骏横下一条心下海创业后，他的大部分资源都投入到软件研发和销售中，碰到客户有硬件采购需求时，就从海哥那调货，能赚一点算一点。而海哥为人仗义，并未因章骏的走货量低而提价，反而按最低的调拨价调货给他，着实帮扶他不少。

章骏一直想买辆车代步，倒不是他死要面子，而是做软件生意需要。他经常得到客户公司洽谈，专业形象颇为重要。要是身为老板，一身西装革履，却骑辆单车去见客户，只怕生意还没谈，客户已对公司的实力产生极大怀疑。而且做生意免不了公关应酬，一碰到需要接送客户时，没辆车实在不方便。只是腾驹刚起步没多久，运营资金紧张得很，不可能一下子拿出购车款。恰好海哥刚换了辆本田雅阁，章骏便找他商量，想买下他原本开的捷达。海哥二话不说便答应了下来，不但价格比市价低，还分期付款，大大缓解了章骏的资金压力，令他满怀感激，发自内心地把海哥当兄长般看待。

章骏走进包厢内，只见一片烟雾弥漫，海哥脱了鞋，半蹲在沙发上，嘴角斜叼着香烟，目不转睛地盯着牌，那模样活脱脱一个路边小混混。旁边两人章骏都认识，戴眼镜、打领带的肖国强，是海哥的铁哥们，在职场上混得不错，半年前跑到德昌公司当上了副总。圆圆胖胖、脸色红润的是德昌采购部经理高昌，听说还是德昌老板的小舅子。

这几年来，德昌公司的服装出口生意越做越大，老板到国外考察，见识到先进企业无纸化办公的方便快捷，眼界大开，回来后便下定决心要在公司推行信息化。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首要任务当然是换了那些老爷机，采购一批新电脑，这生意自然落入海哥的口袋。

听说要上信息化，海哥便顺水推舟地把腾驹财务软件捎带上，弄了个体验版让他们先用着，价格虽然低得可怜，但只要用上，就相当于上了贼船，因为财务数据对每个企业来说都极为重要，软件的应用又有个使用习惯的问题，说换就换哪有那么简单。另外，体验版只具备基本的功能，很多功能都有限制，必定不能满足德昌公司的使用需求，增加模块理所当然，到时便是腾驹公司磨刀霍霍赚取利润的时候。用白菜价引诱买硬件的客户搭个软件尝鲜，等他们尝到甜头后再亮刀，章骏苦心孤诣琢磨出来的这招，连海哥这在商海浸淫多年的老手都不得不拍案叫绝。

章骏打了声招呼，海哥转过头，看到小六，咧开嘴一笑，露出满口熏得发黄的牙齿，说：“大记者也来了，欢迎欢迎。”

听到记者两个字，肖国强和高昌都抬起头，视线转移过来。小六嘴唇一动，刚要说话，章骏抢先开口：“这位是刘勋，西港报社的，这两位是德昌公司的肖总和高经理。”

肖国强放下手里的牌，站起来热情地向小六伸出手：“原来是无冕之王，幸会幸会，以后有机会可要到德昌参观指导，帮我们做做宣传。”

章骏清楚小六的脾气，他最烦企业把媒体当成宣传的工具，将商业利益凌驾于报道的真实性之上，生怕这一根筋的小子会出言不逊，忙暗暗一拉他的衣角。小六眉头一皱，勉强地和肖国强握了握手：“我已离开报社，宣传这一块是有心无力。”

肖国强一愣，他并没有意识到小六是放弃了人人羡慕的记者工作，还以为工作变动，随即笑着说：“看来大记者是另有重用，恭喜恭喜。”

章骏不想让小六说太多，打个哈哈便遮掩过去，站到海哥身后看牌，小六则自顾自地看起央视新闻频道。

在行业内，海哥的为人有口皆碑，为人大气，对朋友讲义气，举止豪爽，刚刚接触他的人，在他身上都看不出那种生意人毫厘必计的精明。赚到钱后，他虽然换了房子和车子，但日常生活却很简朴。抽的烟是红双喜，穿的衣服是街边大路货，喝的酒是贵州醇，一日三餐更没什么讲究，五元钱的盒饭照样大快朵颐。但只要是人，就会有嗜好，男人最常见的吃喝嫖赌，前三样海哥都沾不上，偏偏就喜好赌。斗地主，炸金花，玩梭哈，打麻将，赌足球，只要和“赌”字沾边的，他就兴致勃勃，乐此不疲。

对海哥的爱好，章骏颇有看法。对有钱人的开销而言，不管是吃、喝，还是嫖，根本花不了多少钱。人一辈子，能吃多少、喝多少、做多少爱，次数摆在那，计算机一按，就可以简单地计算出来，两三百万的资产，足够一辈子衣食无忧。而且赚得多时，吃燕窝鱼翅，喝路易十三，到五星级大酒店叫小姐；赚得少时，吃稀饭白粥，喝红星二锅头，到路边发廊也能解决。丰俭由己，不至于伤筋动骨，从来就没听说哪个人是吃穷、喝穷或泡妞泡穷的。能让富翁变成“负翁”的，除了生意上的投资出现严重失误外，就是赌和毒。这两样才是真正的无底洞。不管你有多少资产，随时可能变得一无所有。尤其可怕的是，人只要一沾上赌和毒，就如同身陷泥沼，只会越陷越深。

为此，章骏曾劝过海哥几次，海哥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运气有高有低，赌博有输有赢，今天输了，明天赢回来，明天赢不了，后天也能赢，总有翻身的机会，所谓“有赌未为输”，就是这个道理。平均算起来，钱财的出入并不大，输点钱就当买个乐子，没什么大不了的。听到这套理论，章骏只能苦笑以对，花点小钱玩玩当然没什么，怕就怕赌昏了头，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下注。幸亏海哥玩了这么多年，都控制得很好，玩得最大的也就几万元上下，只要他承受得起，章骏也不好啰唆什么。

海哥今天手气不错，几乎把把有炸，有时还是双炸。不过章骏看得明白，他并不是在玩真的，当地主时还故意放了好几把牌。肖国强是长期牌友，海哥没必要留手，不用说，他是不想赢高昌的钱。

对赌徒而言，打这种应酬牌毫无意思，等服务员一上菜，牌局便散了。海哥输了四百多，肖国强输了两百多，高昌大获全胜，笑容越发灿烂。坐到餐桌上，章骏吩咐服务员把水井坊打开，给众人一一倒上，海哥端起杯，说：“在座的都是兄弟，场面话不说了，为大家能一起发财，干杯！”

放下酒杯时，章骏用眼角余光一扫，意外发现身旁小六的杯子居然见底了。这小子以前喝杯酒扭捏得就像大姑娘上轿，有一次气得章骏捏着他鼻子，洪金德按住他双手，魏日东拿着酒就往他嘴里灌，把他灌醉，让他整整睡了一天一夜，也把三个舍友吓得够呛，以为他酒精中毒了，差点就叫了救护车。从那之后，他们就再没强行灌过他酒，没想到今晚他却玩起一口闷。

酒精一下肚，自然是荤话粗话纷飞，个个开心得哈哈大笑，只有小六例外。换了平时，他肯定是满脸不以为然，一副出淤泥而不染的清高样。而此刻他却表情平静，虽然不插话，却不时自斟自饮，偶尔陪着干上两杯，表现出来的酒量令人刮目相看。估摸他是心里郁闷，借酒消愁，但章骏并没规劝，人生难得一回醉，只要能把心里的郁闷宣泄出来，醉上一场又如何？

和高昌连干三杯，章骏刚夹块鸡肉放进嘴里，手机就响了，看了看来电显示，便拿起手机走到洗手间里面，按下接听键，问：“亲爱的，有何指示？”

闻雪清冷的声音传来：“你吃好了没？”

“我在聚贤庄吃饭，和海哥一起接待客户。”章骏说，“有事？”

“秦先生刚来电话，说有一块玉佛佩，我想晚上去看看货，合适的话就买下来。”闻雪淡淡地说，“看来你是没空了。”

章骏心中叫苦不迭，硬着头皮，小心翼翼地说：“要不约明天吧，晚上我怕是走不开了。”

电话那边忽然没了声音，停了足有几十秒。谈了五年恋爱，章骏心知这是火山爆发的前兆，提心吊胆间，只听闻雪冷冷地说：“明天？章总，既然你的客户那么重要，以后你还是和他们过日子吧。”紧接着就是嘟嘟嘟的声音。

章骏苦笑着，无奈地放下手机。

在上大学时，闻雪是学校的校花，有着高挑匀称的身材、端庄典雅的气质、

手腕 无可挑剔的容颜,无论她在哪里出现,都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第一次见到她时,章骏的魂儿霎时就被勾走了,从此七魂六魄都系在美人身上。大学期间,正是荷尔蒙分泌最旺盛的时候,美女身边最不缺的就是一群虎视眈眈、垂涎三尺的色狼。章骏的条件很不错,一米八二的身高,身材健硕,浓眉大眼,充满男子汉的阳刚气,一张嘴能说会道,还是学生会副主席,组织过不少活动,属于校内的风云人物,也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足足花了一年时间,才牵着闻雪的手,漫步在校园的各个角落。那男才女貌的登对劲,着实羡煞不少旁人。

但自从离开校园,踏入社会之后,因为价值观的不同,两人之间的摩擦不断升级。闻雪是家中的掌上明珠,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医学院副教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家教甚严。闻雪沿袭了父母的文化基因,读书时是一等一的好手,还有一股文人的书卷气,心高气傲,对当今社会的物质崇拜颇为不屑,追求的是精神层面的富足。毕业后,她成功考入西港市国税局,成为捧着铁饭碗的公务员。而章骏放着安稳的公务员不做,偏偏要辞职创办公司,对此她是极力反对的。在她眼中,商人都沾满铜臭味,浮沉于商海,开口生意,闭口客户,勾心斗角,脑子里剩下的只有利润,不但劳心劳力,长年累月的应酬接待,还透支着健康。人就这一辈子,钱够花就好,要那么多干吗?简直就是瞎折腾。

章骏摇摇头,只觉嘴里发苦。未来岳父学识渊博,业余时间爱好玩古董,是当地很有名气的文博专家。尤其对于玉器,他更是情有独钟,收藏颇丰。闻雪自幼耳濡目染,与老爷子的习气颇近。近年来老爷子的身体不太好,过几天就是他的六十大寿,闻雪就琢磨着买一件好的玉器,让老爷子开心一下。她寻觅许久,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卖品,为此闻雪急得够呛。秦先生是业界行尊,既然说有好货,应该差不到哪儿去,闻雪自然急着想去看看。这会儿她正在气头上,去哄她是费力不讨好,只能等明天再想办法。

章骏回到餐桌上,肖国强正说得唾沫横飞:“下午我经过妇幼医院,像是出事了,门口围满了人,拉着白布条,写着‘还我儿子,还我公道’,警察在旁边看着,没人搭理,奶奶的,看来是出了医疗事故。”

小六在旁边忽然慢慢开口,声音低低地说:“前几天一个小孩晚上发烧,送院时医生说没事,开了两瓶药打点滴,到了下半夜,家属发现孩子不但烧没退,还越来越烫,通知医生时,医生说是正常反应,到第二天早上另外一个医生巡房时,才发现情况不对,送去抢救已经来不及了。家属说是医疗事故,医院不承认,就这么闹了起来。”

几个人愣了愣，高昌喝得有点高，瞪着眼睛，义愤填膺地用力拍着桌子说：“这些医生真浑蛋，就知道收红包，良心都让狗吃了。出了这种事，怎么电视和报纸上连一个字都没有？”

“稿子早就有了。”小六瞟了他一眼，眼中掠过针般的光芒，表情很奇怪，随后又眼神空洞地拿起酒杯一口闷了，冷冷地挑衅一句，“医院是霍瑞生的小姨子开的，你敢报？”

一桌子的人顿时静了下来，高昌讪讪地看着自己拍得通红的右手，刚才的满腔正义如过眼烟云，消散得无影无踪。听到霍瑞生，章骏不知怎么地想起魏日东来，再看看小六，似乎有所感悟。海哥一看场面冷了下来，哈哈大笑地举起酒杯，将桌子敲得山响：“人没了，说到底就是赔多少的事，关咱鸟事。来，大团圆一次，金乐福唱歌去。”

喝酒泡妞，从来就不是小六喜欢的事情，章骏以为他定会找借口推掉，没想到他默然接受，毫不推辞，心里不由得感叹一声，这小子是吃错药了。

陪霍副市长参加完欢迎德国商界考察团的宴会，送他回家后，魏日东让司机小马开车回政府大院。他掏出下午从行政处借来的车钥匙，开着皇冠直奔南山街。这车是西港市第一批进口的政府用车，在当时那叫一个风光，往路上一开，就是非富即贵的象征，瞩目至极。多位名声赫赫的大人物，都曾是的座上客。到如今用了十几年，它早就残破不堪了，尊贵显赫的市领导座驾，沦落为人人可用的办公车辆，这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常令魏日东感叹物是人非，正如原本美艳不可方物的大明星，随着韶华远去，渐渐被青春貌美的新秀所取代，往日的辉煌和掌声只能在梦中重温，应了那句时髦话：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

在其他人看来，魏日东也算是前途远大的后生。人长得风度翩翩，口才好，会处事，对领导的意图总能心领神会，并处理得恰到好处。凭着这本事，霍瑞生对他是越来越认可，交给他处理的事务也越来越多。但魏日东清楚，得到领导的认可只是他平步青云的第一阶段，随后还有第二阶段——得到领导的赏识，觉得自己有能力办事，最重要的是第三阶段——得到领导的信任，认自己是心腹，可以托事。只有达到这个地步，那才说得上是前程似锦。尤其现在有传言说文市长很快就要被调走了，政坛中公认霍瑞生是接班的大热门，一旦顺利成为一把手的秘书，那自己的地位必将水涨船高。